



作者和慧娟的合影。

### 那些年少时的梦

张洁

哪怕时隔多年,我仍然时常会想起,第一次见到慧娟的场景。

那是初中开学第一天。在一片喧哗声中,慧娟穿着一身蓝色的牛仔背带裤走了进来,皮肤白得发光,一张小小的秀气的脸上,有着一双乌黑明亮的大眼睛。身后背着的大书包,更加衬托她身材娇小。我是个女孩子,但也忍不住在心里惊叹:“她长得可真好看!”

后来怎么和慧娟成为朋友的,我已经记不太清。相识后,才知道我俩住在小镇的同一条街道,于是每天一块上下学,交流着女孩子间的小秘密,仿佛有说不完的话。

我们同样喜欢文学和艺术,但慧娟是天赋型选手。校园征文,她随便写的文章就能获得一等奖,而我哪怕再怎么努力,最终也只能获得个二等奖。学美术时,我总想着“勤能补拙”,每天最早一个到画室,最后一个离开,但效果却一般。而慧娟的画则充满了灵气,远胜于我。让人不得不感叹,对于有的人,老天就是格外偏心。

中考时,我和慧娟一起去参加市重点高中的特长生考试,她的专业成绩顺利过关,但文化成绩却拖了后腿。慧娟的父亲开了一个瓷器小加工厂,却并不看好她学美术,借这个机会要她去读了中专。而我,选择了继续读高中。离别之际,许多同学在校园里合影。当时校园礼堂在搞建设,有一堆树干堆在那里,我和慧娟坐在树干上,头上扎着一样颜色的紫色丝带,搭着彼此的肩膀,微笑着看着远方。

从此,我们不再形影不离,人生有了不同的轨迹,但友谊一直长存心中。慧娟中专毕业后,她的父亲希望她回厂工作,在自己家的小厂上班,有看得见的岁月静好,但她头也不回地去了深圳,在当地成家,立业,在商海沉浮,兜兜转转。而我,求学,工作,又回到小城,做一份平凡的工作,和温暖的普通人相守。结婚的时候,慧娟做了我的伴娘。

不久前的周末,我在家里整理东西,发现和慧娟在中学校园里一起照的这张老照片,还有一堆不属于这个年代的纸质书信。其中有一封,她在信里写道:“我总会想起以前遥想得梦想一样的日子。记得当时年纪小,你爱谈天我爱笑,有一回在树下睡着了,梦里花落知多少……”我轻轻地笑着,眼里不知何时,有了泪。那时,我们16岁,青春正好。

责任编辑:赖杰琦 美术编辑:王玺 校对:马晴春

# 时光

SHIGUANG

千金药业

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协办



旧事

### 青葱年岁的歌本

龙建雄

大分头,蓄点胡须,白色的确良衬衣,一排衣扣全部扣上,眼神里透着几分看破人世红尘般的深邃……这是上世纪九十年代里,中学男生最时尚最流行的打扮。

有一次,我们班的同学在学校主干道搞劳动,当时伊拉克战火纷飞,有消息灵通的同学绘声绘色地描述着战争进展。一位同学好奇地问:“伊拉克在哪?”旁边一个同学抢着回答:“好像是云南过去没多远!”大家笑得前俯后仰。我很好奇,问那个讲战争进程的同学怎么知道这么多?他拿出一个小小的黑色磁带机,让我羡慕不已的随身听。同学说,这是纯正日本货,可以听磁带、录声音,还自带收音机功能。

在那时,拥有随身听这种高档物件,是家庭富裕的象征。流行这种东西很容易“传染”,尤其是在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中间。我家是不可能让我买随身听这种“奢侈品”的,于是我只能向同学蹭一蹭,偶尔听听流行歌。大方的邓晋安同学把他的爱华牌随身听借给我后,我瞒着父母自购了一对五号电池,不分白天黑夜地听,直到磁带完全带不动为止。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没有随身听的同学开始流行攒钱买那种印有小虎队彩照的本子来抄歌词。调个一点的还会买不干胶大头贴,有的是明星生活照,有的是当红电视剧剧照,仔仔细细地贴在歌词本上。很快,同学们跟风似的照搬照抄,基本人手一本。心思细腻的女同学,会把某位明星唱的歌词归类抄在一起。有些心灵手巧的同学,用剪刀把大头贴剪成很多形状,一段段的歌词就随着花样围绕在贴纸周边,生出许多立体感来。更有讲究一点的女生,用带有香气的圆珠笔进行誊抄,让歌词本好看又好闻。

抄歌词在同学中流行起来后,因为明星影响力的原因,派别也就随之诞生。首先是香港歌星、台湾歌星、内地歌星各成一派,其次分流行歌曲、校园民谣、摇滚音乐三大类。老牌“四大天王”和“四大玉女”是那时最耀眼的星,文娱班会上进行才艺表演,你能听到、看到、感受到最惟妙惟肖的歌词模仿秀,而模仿对象必定是他们中间的某一位。无须争辩,那个时候的歌词,每一首都像一篇精致的诗歌,有段落、有意境、有韵味,首首都是经典。

一个小小的歌词本,是代表同学关系好坏的“硬通货”,它本身是主人一段一段、一页一页,一笔一画精心抄写和创作而成,不仅耗时,还凝聚了主人内心敢爱不敢言的青春躁动。能够借给你观赏或是歌唱,那关系一定非同一般。要知道,平时大多数人都把歌词本当宝贝一样珍藏在书包里。

无故事不青春。一来一往之间,尤其是男生女生若歌本交换频繁,多多少少会惹来一些非议。有的同学被班主任没收歌词本,就是因为歌词本里写下了自己的感慨:“缘来惜缘,缘去随缘;若相知,莫相忘;若相惜,莫相弃。”这事可不得了,不仅本子被扯得支离破碎,还要请来家长一起接受教育。多年后同学聚会说起此事,大家笑着笑着就湿了眼眶、哽咽了声音。青春回忆里不仅有曾经的肆意张扬,也会有让人现在回味起来羞涩的,不知何因的痛。

现如今,科技和信息化的质变提速了生活节奏,改变了我们许多的行为方式,比如歌词本就早已淡出大家视线,孩子们也不再时兴玩这类小儿科的把戏。不过,对于我们这辈人来说,年少时有过的喜欢,如今成了一段永不磨灭的青春记忆。

(文中朱晓江为化名)

如今的黄旗坳。 当时伞铺乡有好几个村的道路都在黄旗坳交集,如今已看不清原来的路面了。

黄旗坳是我老家(天元区雷打石镇)所在地,此处还有黄荆坳、黄金坳之称,三个名字的背后是三个不同的原因。黄荆是落叶灌木,夏季开花,小坚果球形,花和枝可提芳香油,种子可榨油,也可药用。过去这里满山满岭都是黄荆,故被人称作黄荆坳。

这里地势比较高,东西南北方向的四条道路都在这里交汇,过去谭家山煤矿的煤要经湘江运出去,必经这条麻石路上船。从湘江水运来的各种物资在码头上岸后,运往外地销售也必经此路。不管是人力运货的,还是用土车运煤的,因为走了很远的上坡路,大家都到了此处都要歇歇,并且都松了一口气,因为无论是南来还是北往者都是下坡路了,人走起来比较轻松。加上这里盛产茶叶,又有石灰窑,所以有人把这里也叫做黄金坳。我还是习惯叫它黄旗坳。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当时的株洲县伞铺乡有四个村的道路都在黄旗坳交集,这里有一条三十余米长的巷子,路面约一米宽,两边的坎高达十多米,状似咽喉,战乱时,各方都把此地作为兵家必争之处,因为一旦抢先占领,就有“一人把关,插翅难飞”之说。先占者,欢呼声一片,黄旗高挂,迎风招展,好不威风,黄旗坳由此得名至今。

由于巷深,两边树木竹林多,深夜一人独行此处,难免有所恐惧。现在巷子没有了,山已被铲平,变成了四通八达宽敞的水泥路。

黄旗坳南边出口,过去住着两户苏姓人家。其中一户是做皮匠的,他家经常收购牛皮。收到牛皮后,主人会用水将牛皮清洗干净,把未除尽的牛毛一根根除掉,内皮上的残留物用刀刮得干干净净,再进行一些处理,使牛皮软化,然后用木条或竹条将整张牛皮撑开放至阴凉处风干,需要用时,就用刀一块块切下来。那时,牛皮主要是做两样东西,一是木屐,二是油鞋。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农村人没有胶鞋,雨天外出都穿木屐,但穿木屐走路要格外小心,如重心不稳,就容易摔跤。冬天外出穿油鞋,不仅保暖还防水。木屐是用木板做鞋底,再在鞋底钉上四个半寸高的木钉或铁钉做脚,鞋面则是用牛皮做的。鞋子做好后还要打油,以

防渗水。

出口处的另一家叫佑七公。佑七公身高近两米,身材魁梧,很有力气,大桶的水不需要扁担挑,一手一桶提着就走。用土车运煤和石头时,一车总是八九百斤。他性格温柔,待人和善,很受人尊重,一年到头不停劳作,到九十多岁才寿终正寝。他的儿子也是高个子,身体很棒,如今已年过九旬,仍然可以用土车运东西。我常想,他们家的高寿应该与基因有关,更重要的是他家门前有一口好井,井水常年清澈见底,清甜可口,加上当地油茶树多,家家户户一年到头都是吃茶油,这些好水好油应该对身体很有好处。因此,黄旗坳这里活到八九十岁的老人不少。

如今的黄旗坳早已大变样。路变好了,过去的黄泥巴路变成了宽敞的水泥路;山变绿了,树木满山满岭,郁郁葱葱,青翠连绵;水变清了,各家各户用上了清澈甘甜的自来水;屋变美了,家家建起了现代化的楼房,家里设施齐全。总之,黄旗坳越来越好了,人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幸福了。



## 黄旗坳

谭国斌

黄旗坳还有黄荆坳、黄金坳等几个名字。

## 讲述

山川异域同风雨

## 株洲男子,海外战“疫”

李卉

牛肉入味,辣椒油亮,萝卜干脆爽,“滋溜”一下,粉条下肚,再喝上一口粉汤,捏巴多时的“湖南胃”终于熨帖了。10月6日,朱晓江终于回到株洲老家。虽身在隔离酒店,但他还是急不可耐地点了一份米粉外卖,仿佛一种回归的仪式。

去年6月,朱晓江加入一基因检测公司的实验室项目,赴沙特、文莱参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工作。离株525天,赴国外478天,近距离接触病毒的压力,身在异域他乡的见闻,今天,朱晓江为大家复盘这一段特殊时光。

### (一)

朱晓江长期保持65公斤左右的体重,成功的身材管理让39岁的他看上去比许多同龄人年轻,放心地穿上修身款牛仔裤与紧身上衣,也并不油腻突兀。

在成为助理实验师之前,朱晓江在企业做过营销策划主管,也与朋友合作过培训机构。有车有房,尚未成家,能一个人购物,做饭,健身,偶尔与朋友吃饭、打麻将、自驾游,他的生活大抵如此。

2020年4月,国内新冠肺炎疫情逐步平息,复工复产氛围浓厚。朱晓江当时正处在职业空窗期,朋友圈里,偶然瞄到一个“猎头”转发的招聘信息——某人力资源公司正向全国招募人员,经培训考核通过之后,将成为助理实验师或初级实验师,赴海外进行核酸检测等工作。

朱晓江本来已经划过了这条信息,又倒回来仔细阅读了两三遍。“试一试吗?”他脑子里飞快地盘算着,几个小人也正在发表着各自的意见。

“特殊时期的特殊经历,有意义。”“海外生活能适应吗?只是短期的,回来还是要找工作。”

“包吃包住,收入不算高,但至少稳定,一年能攒下二十多万元。如今这个经济形势,算不错了。”

半个小时后,朱晓江联系了人力资源公司,按照要求提交了简历。经过线上面试,他获得了前往深圳总部进行培训的机会。

母亲倒是从来未抱后腿,“想好了就去试一试。不过千万要注意……”朱晓江点了点头,怕再多说,母亲会忍不住哭起来。

### (二)

2020年4月29日,朱晓江到达深圳。同事们来自五湖四海,他们有的冲着防疫工作的社会意义而来,为这项着家庭反对

的声音,辞掉了原本不错的工作。有的希望获得海外工作的经历,开开眼界。有的挺务实,干一年,娶媳妇的彩礼钱就赚到了。

有个情况,让朱晓江略感尴尬,就是同事们普遍都比他要小上十岁。通过培训,朱晓江了解到,原来大家在医院做的不少检查,样本分析,结果出具是由第三方公司来完成。核酸检测也远不止拿棉签戳戳喉咙这么简单,取样之后,棉签放入试管,盖上盖子,封装好成为检测样本,再被送往实验室,经过接收、拆包、灭活、信息核对、分液、转板、核酸提取、检测扩增、报告审核和发放等一系列流程。

2020年5月13日,朱晓江与大约一半的同事通过了培训考核。几天试岗之后,他们还组建了一支20人左右的小分队前往武汉支援一周。

2020年6月1日,朱晓江正式踏上了飞往沙特首都利雅得的班机。离开之前,有人提醒他买一套理发工具带上,事实证明,这是一个贴心又英明的建议。一年多后,团队里不少原本留着寸头的精神小伙仗发披肩地回到家乡。

### (三)

在利雅得,团队300人被分为5组,前往不同的城市开展工作,朱晓江去的是伊斯兰教圣城麦地那。

男子穿白袍、女子穿黑袍,透过大巴车窗,朱晓江见到沙特本地人几乎都是这样的装束。他和同事们也早早做了准备,无论男女,清一色的长袖衫配长裤。

工作地点位于一个篮球场,依实验工序先后建了3个实验舱,朱晓江属于接触样本的第一岗,负责拆包核酸检测样本,进行灭活、分装等程序然后移交给下个岗位。工作分早中晚三个班,一个月轮换一次。进舱之前,必须“全副武装”起来,工作8小时,中途出舱一次。吃饭、上厕所,与同事聊几句,或者在健身器材上练几把。

下班意味着直接过渡到隔离状态,通勤车会将他们直接送到酒店,一人一间,不能串门,更不能随意外出观光,每个月有一次外出采购机会。餐食由服务员送到房间门口。餐标倒也不低,米饭、意面是主食,牛肉、羊肉、鸡肉、鱼肉也轮番上阵,只是做法与湘菜截然不同,基本是煎烤后浇汁,口感酸酸甜甜、黏黏糊糊,感觉“吃了个寂寞”。

由于不懂阿拉伯语,英语也一般,在酒店休息时朱晓江很少看电视,手机成了他获取信息最重要的渠道。通过微信号、视频号,朱晓江密切留意着家乡的新闻。

### 【人物简介】

朱晓江,男,39岁,株洲人。2020年6月,赴海外参与战疫工作,今年9月回国。



工作中的朱晓江。



朱晓江在文莱参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工作的证书。